



经典文库
蔡翔主编

史铁生代表作

我与地坛

史铁生 著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史铁生代表作

我与地坛

史铁生 著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史铁生代表作/史铁生著. - 沈阳: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02.5

(新经典文库)

ISBN 7-5313-2436-9

I.史… II.史… III.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
当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29261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)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 字数:265 千字 印张:12 $\frac{3}{4}$ 插页:2
印数:1—10 000 册

2002 年 5 月第 1 版

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臧永清

责任校对:叶 俭

封面设计:夏季风

版式设计:叶 俭

ISBN 7-5313-2436-9/I·2136 定价:25.00 元

编辑例言

中国当代文学自 1977 年以后,进入了一个辉煌时期,而至八、九十年代,则渐成它的巅峰形态。一个世纪已经过去,大浪淘沙,却仍见满地金光耀眼。有一些名字已经载入史册,有许多作品,事实上已被人们目为经典。

所谓“经典”,是指它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均已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,而且在时间的缓缓流淌之中经久不衰,并时时生长出新的意义。而更重要的是,文学由于受其写作母语的制约,其经典性的支持更多地来自于它的存在语境。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妄自菲薄,时间已经证明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性所在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我们将这套丛书命名为“新经典”,并以此区别于现代经典文学。

编辑这套丛书的起因,仅仅源于对我们所处的这个商业时代的反抗。正是在商业利润的驱使之下,出版市场鱼龙混杂,并渐渐形成某种艺术的误导倾向。长此以往,严肃文学将渐成萎缩之势。因此,向人们推荐真正的经典文学,不是为了纪念一个已去的时代,而是要为读者重新开辟一个美文学的想像空间。

我们还设想,将这套丛书推荐给大学中文系的学生,作为当代文学史的辅导读物。因此,我们特邀请著名学者李

❖ 我与地坛

欧梵、王德威、钱理群、陈思和、王晓明等教授担任本套丛书的文学顾问，在每本书的封底，都会印有他们的精辟评语。

本套丛书将分成若干辑，每辑五本，陆续出版。出版时间的先后，并无厚此薄彼的意思，完全出于编辑工作的技术原因，特此说明，以消除世人的庸俗之见。

前 言

蔡 翔

一九八七年,我应山西《黄河》杂志社的邀请,前往五台山参加他们举办的一个笔会,同行的作家中。有史铁生、蒋子龙等人。车行途中,不慎跌入一道山沟,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“翻车”事件。当时,大家清醒过来的第一个念头。就是关心铁生的安危。奇迹的是,在翻车的一刹那,铁生的轮椅车在空中转了一圈,又平稳地落了下来,毛发无损。大难之中,铁生始终安静地微笑,给人一种宽厚的超越了死生的仁者形象。

我在认识史铁生之前,已经阅读过他的许多作品。如果说,在他的《午餐半小时》中,还有着一丝冰冷的气息,那么,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的问世,则意味着铁生完全进入了另一个境界,一种对世界的善意和爱,一种对生命的眷恋和依依不舍,一种对人民和土地的重新认同,曾经深深地感到过一代人的心灵。

史铁生长年身受病痛的折磨,就是这样一个作家,却能超越个人的荣辱得失,而对人,对世界,对自然,对一草一木,一饭一粥都充满善意和爱。史铁生是那种毫不张扬的作家,但是他的善意,他的爱,他的思想,却如山间溪水,缓

缓而淌，却无尽无止。我觉得史铁生是那种真正具有宗教感的作家，打破个人的生死玄关，已溶入无限的宇宙之中。

史铁生还是一个思想者，在他的作品中，充满对生命的追问，这种追问具有浓郁的形上色彩，我们只要读一读他的《毒药》，读一读他的《命若琴弦》，等等，就能感觉到这种形而上学的思考和追问。

《我与地坛》是九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最为优秀的作品，正是在这篇作品里，史铁生把自己对生命的全部的感受、思考和追问都溶入其中，其感人至深，是许多作品难以比拟的。因此，这篇散文甫一问世，即轰动文坛，一时洛阳为之纸贵。

史铁生一直致力于思考、感受，并以毕生之力捍卫的，正是个体生命的尊严和自由。他对生命之美的赞叹和敬畏贯注于他的全部作品之中，其中尤以《务虚笔记》为最，我也一直认为，《务虚笔记》是九十年代中国为数不多的优秀长篇小说之一。史铁生是那种真正具有美的感觉的作家，他的作品给人一种生命之美。一种沉静之美，一种睿智之美，这种美，超越了各种具体的社会理论和思想，使人沉浸其中，生命因此得以升华。

而以我对文字的几近于苛刻的眼光来看，史铁生应该是那种少数能自由驾驭汉语的作家之一。他的语言平淡、随意，然而于其间，你却能感觉出一种优美和精致。

史铁生以他的作品，以他的人格，以他对生命的善意和爱，而为人们所由衷的尊重。

我深深地为他祝福，好人一生平安。

2002. 2. 20



新经典文库

顾问

李欧梵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
王德威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
钱理群 北京大学教授
陈思和 上海复旦大学教授
王晓明 上海大学教授

贝塔斯曼亚洲出版公司
在出版本文库中给予了支持与协助

新

经典文库

史铁生代表作

我与地坛

王安忆代表作

流逝

韩少功代表作

蓝盖子

张承志代表作

北方的河

苏童代表作

妻妾成群

新 经典 文库

新经典文库
蔡翔主编

文库策划 = 黄育海
责任编辑 = 臧永清
封面设计 = 夏季风
封面画作 = 沈红

目 录

编辑例言	1
前言	蔡翔 1
午餐半小时	1
我的遥远的清平湾	8
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	29
命若琴弦	93
毒药	119
原罪·宿命	143
第一人称	190
老屋小记	207
我与地坛	229
墙下短记	252
好运设计	262
病隙碎笔(5)	285
两个故事	324
往事	336
记忆与印象	352

午餐半小时

“轧轧轧”的缝纫机声骤然全停，世界轻松了下来。暖洋洋的太阳从稀里歪斜的小窗户里照进来，光柱中飘着无数飞尘。人们纷纷伸懒腰、打呵欠，互相瞧瞧，张张苍老而呆板的面孔都像是融化了，从眼窝和嘴角现出淡淡的笑来。半小时午餐时间到了，喘口气的时间到了，尽情笑骂一阵子的时间也就到了——这是照例的规矩，就像是西方的愚人节。

最幸福的人就在于他们有一种天赋——自行其乐。“什么叫福分？你他妈觉着是福分，那就是福分，喊！”这理论是熨活儿的白老头嚼着馒头夹臭豆腐时发明的。至于是谁热情传播的却搞不清，反正所有的人都信服。也许这理论与阿Q的精神胜利法相近，可总共这八个半人（有一个双腿瘫痪的小伙子只能算半个人）谁也不知道阿Q是什么，倒是有人知道鲁迅。为了他是否也住在中南海，大伙昨天刚刚探讨过，尽管那个瘫痪小伙子表示了不同意见，但最后大伙还是同意了白老头的见解：那么有名的人，还用说？喊！

搪瓷缸子响了一两阵，这间低矮的老屋里弥漫着浓厚的韭菜馅味儿。“搁了几毛钱肉？”“肉？哼，舌头肉！”于是

世界又是那么安静了。别忙，逗闷子的合适话题眼下还没找到。

后窗户外传来汽车急刹车的声音，人们一齐停止了咀嚼，支棱起耳朵。“活腻啦！”——准是什么也没轧着；又一阵发动机的隆隆声，汽车开远了。序幕也就拉开了。

“昨天下班，”眯缝着两只小圆眼睛的夏大妈向前探了一下脖子，急忙把嘴里的一块烙饼咽下去，“昨天下班，”她又赶紧喝了口水，作了一次深呼吸，“昨天下班，差点没把我吓死，走着走着，脊梁后头就是这么一响。”

“妈呀！怎没把你噎死呢！”坐在对面的“小脚儿”掰了一块菜包子扔进嘴里，“就这点屁事，我还当你捡了个金刚钻呢。”她撇一下嘴，转过脸去，右脚搭在左腿上，四五寸长的缠足得意地摆动几下。

瘫痪的小伙子边吃边扒拉着算盘：“夏大妈，您这月半天事假，半天病假，扣你九毛二。”

“我回头一看，”夏大妈接茬说：“胡同这么窄，汽车这么宽，我可往哪躲？我这个跑呀……要是你那两只宝贝脚，非给汽车打眼儿，没治儿。”她瞅空报复了“小脚儿”一句。“赶我跑到胡同口，汽车才开过去。几个小学生说是‘红旗’；光听人说红旗车，可咱压根儿也不知道什么样的算红旗车，你说……”她在腿上拍了一巴掌，似乎颇为没能把红旗车看个仔细而遗憾。

众人听到“红旗”都肃然得没有了笑声，只有白老头不以为然地“嘁！”了一声说道：“你可真算白活。红旗车？个儿大！漂亮！窗户上的玻璃枪子儿打不透，德国造儿，全那

样！”他的目光和瘫小伙子的目光相遇了，于是又补充道：“眼下中国也试验成功了，坐那车的全是中央的名人，早年马连良……”听见瘫小伙偷偷地笑，白老头含糊了。

然而“小脚儿”却独自“哧哧”地笑了起来，众人越是骂她“疯老婆子”，她越是笑得前仰后合了。

“叫车，叫车！这儿疯了一个！”白老头一本正经地朝门口跑去。“今儿早晨一来，我就看她屁股不像屁股，脸不像脸的了……”

“白大爷，一天事假，两半天儿病假，扣您一块八毛五。”瘫小伙儿又算清了一笔帐。

“扣吧扣吧，省得钱多贼惦记。”白老头在门旮旯蹲下来，慷慨地说，眼睛却仍旧看着“小脚儿”，一脸得意而狡猾的笑。

“小脚儿”终于止住了笑，却打起嗝逆来：“呃！刚才这老东西说我，”她戳了夏大妈一指头，“呃！我非给汽车打眼不可，呃！我要是给红旗车打了眼儿，可他妈算我造化了，呃！消消停停一躺，来俩勤务兵侍候我，吃香的喝辣的，呃！”

“您还抽点什么不？”白老头眯缝起眼睛凑过来，脸上又换了一副恭维的神情。

“呃！那是！”“小脚儿”斜扫了白老头一眼，板起面孔。“白老头子——哼！到那咱我还未准用你呢；白老头子！买两条中华过滤嘴儿去。”

“喳！”白老头应道，随即抓起“小脚儿”的手，认真地号起脉来。“您是醒着呢吗？”他又说。

“小脚儿”搔了他一把：“怎么着？他撞了我！”瞧她的意思，仿佛“造化”绝不是什麼难事。

“就冲您这把糟骨头？还消消停停一躺呢？是消消停停一躺——在太平间，要不火葬场。”白老头撅断一根火柴，不紧不慢地剔着一嘴黄牙。

“小脚儿”圆睁着眼睛没了词儿，事情真有点窝囊了。“我死了有我儿子呢！”她忽又来了精神。

“儿子死了还有孙子，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，这山挖一点就会少一点，有什么挖不完呢？三七二十一，三下五除二……”瘫小伙子念经一样地自言自语，头不抬，眼不斜，清理着帐目，咬着半拉火烧。

“你儿子怎么着？”有人感兴趣地问。

“他得给我儿子找房结婚！我儿子三十二了，对象二十九了，着哇！”“小脚儿”眼睛都亮多了，虽说菜包子滚动到了地上，“这回算抄上了！房管所那破房咱还看不上了，得他妈给我一个单元，有厨房有厕所的。我儿子儿媳妇住一间，我自个儿住一间……”

白老头捅捅她：“我提个醒儿——你可早让车撞死了。不要紧！那间房我替你住着，将来还能给你看看孙子什么的，”他又耸耸鼻子，大约流些眼泪也容易，“你就算积了阴德，下辈子准托生只好东西。”

有人刚要笑，可是话又被另一个老太太接了过去。说是老太太，其实也并不怎么老，不过是拔了满口的牙一直没镶上，外加有点哮喘。嗓子里的“小哨儿”一响，她说道：“不知怎的！让汽车撞着也分个命好命歹。我们老头子地震那

年让车撞折了腿，是农村的手扶拖拉机撞的，你讹谁去？开车的穷得叮当响，怪可怜的……可我们老家有个傻丫头去年让一辆‘上海’撞死了，怎么着？一千块钱！一千哪！才是辆‘上海’……”

众人的眉毛都皱成八字，嘴张得唯恐不圆。这儿再没什么开玩笑的意思了，每个人都放慢了咀嚼的频率，似乎盘算着什么。一时老屋里颇有些寂寞，就连白老头脸上也没有了狡猾的笑纹。

“罗婶儿病假三天，扣您两块七毛七。”唯瘫小伙子例外。

“要是我，”被称作罗婶儿的说，“我就不要那一千块钱，多少钱也有花完的时候，我让他们给我找个正式工作，或者给坐‘红旗’的他们家当保姆就行。我们有个老街坊，不知哪辈子积了德，在一个大干部家当保姆，人家顺手给你点什么破的旧的，用不着的，吃不了的，就他妈够你一发。当然，给我分个正式工作也行……”

众人眉间的竖纹一齐消失，可以算茅塞顿开。

“要不还得说是现在好？”专管钉扣子的卢奶奶从老花镜上头挑着一只眼（对了，她只有一只眼）看着大伙，也有了感触，“早年我们老头子给个开药铺的掌柜的拉包月车，十冬腊月我抱着我们大闺女去找他，他从厨子那儿给大闺女拿了块年糕，还不挨了顿骂？有钱的吃什么？吃……”她伸开两手的拇指和食指，似乎中间是偌大的一个碗或者盘，“吃、吃”了半天，终于也没“吃”出什么来。花镜后面的一只眼眨了又眨，“你瞧，头两天我们老头子还念叨着……噢，吃

绿毛乌龟，还让海军捞了活对虾，空军给运……”

“那是林彪！您弄混了。”瘫小伙子双手捧腮，似笑非笑地说。

“喊！”白老头咧着嘴站起来，就地转了个圈又在凳子上坐下，“你可跟着瞎掺和呀？林彪又成药铺掌柜的了吧，你又吃了林彪的年糕了吧，老了老了弄个历史问题你可怎么跟儿女交代！”

哄笑声中，卢奶奶慢慢合拢伸开的手指，满脸羞愧地笑了一会儿，不言语了。

人们重又回到原来的话题上。

“要是我，说什么也得让他们把我们他爸调回北京来，支援三线时说是三年就回来，这可倒好，我们‘小援子’今年都十三了。”墙角处有人叹了口气。

火炉前有人点了支烟：“甭提了，要是我，能求他们帮着把我儿子从云南转回来就行了。”

“还得给分个正式工作！”柱子后头吐出了一口痰，“我们二小子从内蒙回来两年多了，一直分配不出去。要是红旗车开到厂门口，下道命令？厂长也得屁颠屁颠的！可惜……”

“唉！也甭贪心不足，能给咱老姐们儿长几块工资就行啊……”

低矮的老屋里又一次沉默了，说是水足饭饱后的发呆，显然不准确，因为一双双眼睛都闪着一种奇异的光——向往的光？欣喜的光？还是如愿以偿的光？说不好。总之，是这间东倒西歪的小车间里罕见的光，是这些年过半百的